歷史與空間

莉明的戰憶（中）

——殤、傷、痕

■黃莉明

美軍轟炸的頻率加強和威力加重後，北越政府便動員市民們疏散到偏僻的農村，以更有效地避開轟炸。我因此隨家人到了中越邊境以南一個叫諒山的偏僻山區避難去了。

除了家人的百般照顧和逃難時都會遭遇的某些苦楚，那段時間幸好沒有給我留下什麼驚心動魄的回憶。我只記得那是個山明水秀的地方，也記得一個到了那裡才認識，常帶我到樹林裡練聲的姐姐。

這些轟炸終於在1973年停止，而美國最後一批駐越軍人則在1973年3月撤離了越南。這給了每天都必須在死亡邊緣掙扎的我們一線生機。

美國繼續資助南越軍隊，但這些資金很快便中斷了。當美國總統尼克松倍受水門事件的困擾以致在1974年辭職時，北越便大舉出擊，在1975年春天一舉攻陷了南越的首都西貢（即今日的胡志明市），統一了越南，也結束了這一場戰爭。

停戰之後，慶幸自己大難不死的我們，開始了艱苦的重建生涯。我為了自己可以再度上學而雀躍不已。

越南當時的教育制度和我國的沒有太大區別。他們的小學學科包括數學、語文、歷史、外語、地理、生物、音樂、美術等。我們華裔所學的外語是中文，而越南本地人則學習俄語。可是那裡的中文課程水平很低，我學了幾年才學會用粵語讀和寫幾個漢字，造句是不怎麼會的。

我又開始唱我的歌，只是現在還加上了散文朗誦。我有時會被選到本市的廣播電台錄音，也會有求必應地為鄰居們和在我家門前工作的建築工人們「獻藝」。我很高興自己的聲音能在這艱難的生活中為大家帶來一點快樂。

這期間，我也開始喜歡上了數學。我參加所有的校級比賽，進而被甄選到市級和最終的全北越的比賽。雖然身為老幺的我享受着不必做家務的特權，可家人並無暇指導我的學習。一直從旁支持和鼓勵我學習數學的，是我們的越南鄰居——一家清貧如洗卻待人寬厚、其樂融融的知識分子。鄰家的兩個大兒子是大學生，老幺調皮愛說笑，而女兒則是和母親一樣的善良和藹。也不知道為什麼，那幾個年紀比我大且學識又比我高出那麼多的鄰家大哥們，不但從沒嫌棄過我只是個孩子，而且還非常樂意與我討論數學，答疑解題，幫助我為每次的比賽作準備。更好笑的是，就連我比賽得獎的消息，也是由那家大叔拿着報紙來向我父母道賀的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除了大難不死，我在成長的過程中比同期的人多出了好些幸運。我雖是在戰火中長大，卻仍不失為家裡的掌上明珠，從不需為生計、家務之事擔憂，而且，我的身邊總會出現一些能讓我引以為範的良師益友。

當年的鄰家大哥們除了指導我學習數學以外，還借了許多翻譯的名著給我閱讀。另外，我姐姐也讓我看一些現在已忘了名字的翻譯小說，而我自己的零用錢也都花在書店裡。就這樣，每天做功課之餘，我便在歌唱、朗誦、數學和文學的天地裡尋求自己的樂趣。其中有幾本書名我至今仍然記得，那就是《愛的教育》（注）、《牛虻》、《海底兩萬里》和沒有中文譯本的、故事十分淒美的蘇聯科幻小說《人魚》。

1975年，越南以著名的1972河內聖誕大轟炸為背景，拍了一部名為《河內小姑娘》（Em be Ha Nôi）的越戰電影。影片裡的女孩目睹親人慘死時，用小提琴奏出了憂傷悲切的一曲以抒發內心的傷痛。這似曾相識的感覺，讓我產生了要學習小提琴的衝動。

■《愛的教育》「我」至今都記得。 網上圖片

有一天，市裡的少年宮舉行小提琴班的招生，我不假思索地去考，而且考上了。從那時起，我每周就有一次的個人小提琴課，和一次的團體樂理課，費用全免。家裡給我買了一把小提琴後，我便獨自走路去上課，之後又獨自在家裡練琴。就這樣，我為自己添了一門新的功課。

或許我是特別的幸運，又或許排華是在那以後的事，但到當時為止，除了偶爾童言無忌的爭執之外，我所爭取的機會都得到了，所以心裡並沒有被排擠的感覺。

雖然我是那麼充實而快樂地過着停戰以後的日子，可不知何故，每天到了傍晚時分，面對着天邊一片淡紅夾灰的晚霞餘暉，一股未名的惆悵便湧上了我的心頭。這一份感受多年卻未知緣由的情懷，我直到撰寫這些回憶的此刻才終於懂得了。那，是我對即將結束的一天的眷戀，和對自己早逝的童年的懷想。

注：這意大利原文是單字一個「心」的書名，不知為何在用中文的國家被譯成了「愛的教育」。

書若蜉蝣

■文：葉 輝

藝術的發明

西方形成藝術意義上的美學（aesthetic）的概念，乃相當晚近的事，直至十七世紀中葉，英國還沒有公共圖書館、音樂廳、博物館等等藝術收藏與演出的公共場所；「藝術」（art）一詞源自拉丁文ars，可追溯到希臘文techne，含義接近於技藝或技術（technique），乃至精明或狡詐（artfulness），在今日看來，可以說與「藝術」的精神相去甚遠。

在古希臘時期，藝術或技藝的關鍵詞正是「模仿」（mimesis），或可稱之為「模仿藝術」的醞釀時期；在概念上，藝術史家稱之為「粗俗藝術」（vulgar art）；要到公元九世紀，愛爾蘭人愛留根納（Johannes Scotus Eriugena）才有「七藝」（seven liberal arts）之說：製衣與紡織（vestiaria）、農藝（agricultura）、建築（architectura）、兵藝（militia and venatoria）、商貿（mercatura）、烹調（coquinaria）、冶金（metallaria），至此，「機械藝術」（mechanical art，拉丁文artes mechanicae）於焉誕生。

及至12世紀初，法國神學家聖維克托的休格（Hugh of Saint Victor）在《訓解》（Didascalicon）一書中，以航海（navigation）、醫學（medicine）和舞台表演（theatrical arts）取代商貿、農藝及烹調，他將這些「知識」稱為「機械的」，即「摻雜的」（adulterate），因為「知識」（或技藝）與從自然中借取形式的工匠產品有關。

他認為七種技藝之所以「自由」（liberal），或者是因為技藝要求自由的心靈：「即不受束縛的（liberated）和熟練的（practiced）（因為這些知識追求精妙地探究事物的原因），或者是由於在古代通常只有自由和高貴的人才去研究它們，而不自由的普通大眾則追求機械事物中的操作技巧。」

這樣的觀點與希臘人輕視體力勞動的傳統相關，希臘人尚智，此所以在他們的眼中，雕塑、繪畫和建築不值得欣賞，從事類似活動的人只是卑微的「手藝人」或「匠人」，遠遠並不是今日意義上的藝術家，他們的「勞作」（work）所涉及的範圍很廣泛：當中包括不同質料及技術的手藝、口述詩歌、造鞋、醫藥、雕塑、馴馬、陶藝，乃至織布，都只是勞作而已。

美國學者拉里辛納（Larry Shiner）起初研究的，是宗教及社會的「世俗化」（secularization），搜集大量相關文獻，再研究「藝術」的「世俗化」過程，此所以在他看來，藝術與「世俗」或有背馳的傾向——他在《藝術的發明》（The Invention of Art：A Cultural History）一書指出：古希臘及羅馬時期所說的「藝術」，與近現代概念類似的，乃「自由藝術」（liberal or free arts）及「粗俗藝術」，「自由藝術」與腦力勞動相關，只適合於出身高貴和受過教育的人，而「粗俗藝術」則涉及體力勞動。

那就是說，古希臘及羅馬時期的「自由藝術」，核心只在於語法、修辭和雄辯術等語言技藝，乃至算術、幾何、天文和音樂等數學技術；詩歌一般被視作語法或修辭的一個分支，而音樂則是由於它的教育功能及其數學特性，才被納入「自由藝術」。

文藝天地

詩意偶拾

■文：趙 強

雨中行走

透過窗外，細雨茫茫一片
雨絲交織着幾分清涼
輕柔的風，揉亂了我的髮絲
獨步在雨中，街邊的樹影婆娑
在雨水的浸潤下，顯得清新無比
一切場景，皆如詩意般的美妙

流走的歲月，邁着輕盈腳步
徘徊在悠長雨巷中
冗長的一段記憶
又一次拉回到了吸引的視線內
發出怡人的光潤，無比的快慰
如水的心境，有誰還會懂得

畫中有話

■圖：K.Wong

浮城誌

過 去

■星 池

中外遠近，多少電影及戲劇愛以回到過去為題材，主人翁均試圖改變原有歷史。或成或敗，孰好孰壞，亦屬危險，也許須犧牲極多，卻依舊殘留難以彌補的影響，說不定情況會愈來愈糟糕，始料不及。大概，隨指針滴答滴答前移，人們相遇，事情發生，緣起緣滅，並非偶然，全是必然。

何苦期盼能返到從前，要抹乾仍埋藏心坎的點點憾事。倘若妙想天開，機緣之下可回到過去，我希望重回哪時何地，有啥後悔的事須再來一次呢？或許，終究無法決定。成長道路，鋪滿了段段往事，難免留憾，卻不怎願意費心血強行重來。此際的我，是在時間漸漸洗禮之下，由過去種種經歷及體會而組成。喜樂之外，尚有悔事，人生摻合了幸福與惡運，才算活過，如何也要努力生存。改變過去，擦掉一些閱歷，「我」便不再是此際的我。況且，人多少也會心存欲望，儘管可成前進的動力，未嘗不是好事，但往往難以駕馭，一旦重寫了某段時光，又怎能就此輕易滿足，自然會憶起另一些叫人惋惜的事情，墮入無盡的渴求之中，結果是徒添煩擾。

誠如身上小小的疤痕，因往日的意外而來。可能，偶爾觸碰，瞥見會稍覺礙眼，不怎美觀，不過，縱有多可惜，過往發生的事情，已成身體的一部分，動手術弄掉它，意義或已不大。何須執意要回到以前，縱使雙肩有卸不下的責任，後悔當年未能盡力而為，下錯決定，或甚想為他人幸福而再奮鬥，希望守護身邊人的笑容，拯救生命，可是，不切實際地亂想要更改往事，僅是在逃避面對內心的傷痕。理想與現實每每截然相反，光陰早早於腳後烙下一個個足印，何故要犧牲現在和將來的時間來強求變更過去。憶及憾事，或會感到痛楚，但人必須學懂珍惜當下，好好生活。

■過去的事，總可跨越過去。 網上圖片

踏步起行，兩眼望向前方，路還在，心情如何仍要走下去。歲月如流，難於後退，儘管曾徬徨，嘆息不斷，過去的事，就是已過去，總可跨越過去。

豆棚閒話

■文：龔敏迪

奇人林嗣環的遭遇

林嗣環因為《口技》一文，早在民國時就被選入教科書而廣為人知。但1962年聶紺弩曾稱此文是林嗣環「抄襲」了金聖歎《第五才子書水滸》，這實在很冤枉。《虞初新志》中的原文《秋聲詩·自序》已經言明這是一段他人之語的記錄，教科書的篇名《口技》，也是別人給安上去的。

林嗣環出身於貧苦農家，童年放牛時，在私塾外隔窗偷學而被塾師免費收錄了；又因為好學聰慧，被大學士黃景坊破例收入官學「伴讀」。為官以後，人們對這個來自低層的林嗣環評價也很好，說他是：「性耿介，多惠政，如禁錮婢，禁投充，禁株連，禁民借營債，粵人嘖嘖頌之。」

滿洲人打敗明軍，建立清朝的過程中，借助了吳三桂等降軍的力量，清朝建立後就分封吳三桂為平西王、尚可喜為平南王、耿精忠為靖南王。這三藩勢力一開始就是朝廷的心病，明爭暗鬥也從來沒有停止過。順治十年（1653年），朝廷任命林嗣環為廣東按察使司副使、瓊州道，同時還升福建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周亮工為本省左布政使。為的就是在對於三藩中地盤相鄰的尚可喜、耿精忠廣東福建二藩加強監督。對此，二藩首先派出兩個親信侍衛對林嗣環進行了挑釁性試探。

滿語侍衛的發音為「蝦」，入清以後官場語言摻和一些滿洲語言可以顯示時髦。所以「蝦」也很流行，比如衙門前用以防衛的木柵就稱「蝦酣」；新考上的武進士入侍衛學習者，叫「拉蝦」；還有文人開玩笑說自己是「文蝦」，甚至有人把它寫入《清宮詞》說：「中使傳宣急召蝦，乾清宮畔月籠紗。」

兩個張揚跋扈慣了的「蝦」來到林嗣環的署衙公堂竟然不下馬！這不是對朝廷的輕視嗎？於是林嗣環問來的是什麼人？兩人很入時地回答了一個字：「蝦！」沒想到林嗣環不接他們的茬，反而故意說：「你們二人四眼如明星，安得謂之瞎耶？」於是令人把他們拉下馬來，各打三十大板！

代表藩王與林嗣環周旋的高總戎則又是一種態度，兩人地位相當，林嗣環去見高總戎時，高立即出門相迎，反之，林嗣環卻「時視事，或偃仰，必從容而出。」有一天高總戎請客，林嗣環又很晚才到，來了還說自己太累了，需要休息一會兒，於是被送去酣睡了。大概是真的太累了，所以一直到三更才醒。高總戎非但沒有怪罪，還「出伎樂佐酒」，讓林嗣環很高興。接着林嗣環問道：「這些表演者是哪裡人啊？」這其實也不用問，他早就看出來了，聽到回答說是瓊州人，林嗣環突然停杯痛哭，弄得一座大驚，林嗣環哭道：「我是瓊州的父母官，『瓊民皆吾子女』，你卻令我的子女來歌舞，這對我來說還有比這個更大的侮辱嗎！」雙方鬥爭的結果是朝廷讓他們二人各降四級！於是，林嗣環特地做了塊長三寸的木板，塗上紅漆，在上面寫上「欽降四級」四個金色的字，讓差役拿着去「瓊海之客」道別。

耿、尚二藩當然不會善罷甘休，他們找了不少理由向朝廷誣陷林嗣環。林嗣環與高總戎也在朝廷繼續爭辯申訴。於是，夾在兩股勢力中間的林嗣環和高總戎都沒有好果子吃，雙方都受到了「杖戍」的處罰。順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，林嗣環被下刑部獄，順治帝以林嗣環當了三任官勤勞的理由，對他作了「暫放杭州」的處理。到康熙初政（1662年）決心解決三藩問題的康熙皇帝，又對他作出了「復審平冤獲釋」的決定，並升任他為廣西左參政。但林嗣環已經無意於仕途，於是，他官也不做了，藩王勢力範圍中的福建老家也不回了，就在杭州住下，放舟西湖，寄情山水，一心去發揮他「善為文」的一面去了。

試筆

■林子堂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

舉手投足之間

人類在經歷年月的洗禮後，開始慢慢建立起自己的文明，也都因而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質量和環境，而這一切的改變除了因為人類的奮鬥和努力外，更重要的是我們現在身處的大自然。但是我們的急速發展卻令到大自然中無論是花草樹木，還是小動物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，於是我們開始意識到問題的根源和嚴重，決心要從生活中去珍惜和保護大自然，而這一切都要從平日舉手投足之間做起。

我們常常將環保和愛護大自然掛在嘴邊，可是我們又真的做到了嗎？在社會上或者校園中，有一些植樹和清道夫活動可以參加，可是這些一年才做兩三次的活動，對大自然的幫助是有限的。重點是我們本身的環保意識，如果只是在別人的提醒下才肯去做環保，而不是主動去做，那麼這些社區活動都只不過是表面功夫。所以，我們需要先培養良好的環保意識。

當你走路時，被低垂的樹枝阻擋了去路，你當然可以輕易把它折斷，可是你只要多做一個小小的動作——彎身而過，就能保護到一株植物；當有一隻生病的流浪狗走近你，你可以用腳踢走牠，同樣你也可以心存憐憫地避開；又或者在你做功課時，有一隻身形微細的螞蟻走上你的書本，你可以用手指輕易地壓死牠，或者輕輕將牠移動到別處去，平日我們經常遇上大自然的產物，可能牠們會偶然為我們製造不便，但是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，就應該要學會互相體諒、包容和尊重。

■環保可從身邊小事做起。 網上圖片

此外，我們還可以從家中做起，出門前盡量多關掉家中電器，平日將垃圾分類再回收，充分利用一些可再造的物件，如玻璃瓶、電池、衣服等。或者我們可以在能源運用上作調整，夏天用風扇代替冷氣，平日出門又可自備環保袋，減少膠袋的使用……以上的環保方法都是非常容易做到的，只要在生活習慣上做細微的改變，就能為保護大自然出一分力。

要做好環保其實很簡單，大型的環保活動固然能有幫助，但是我們需要從平日生活中建立起好的習慣和意識，一兩個人所做的事雖然微小，但是只要集合每一個人的力量，就能有巨大的作用。我們要飲水思源，不能忘記大自然給予我們的東西，要學習懷着感恩的心與它生活在一起。